

见证·江豚归来

□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张丽



在长江之畔的安庆，有一群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见证并参与着一场悄然且动人的回归。

他们是用数据追寻踪迹的教授，是从捕鱼人转变为科考向导的渔民，是十六年如一日用镜头记录的职工，也是独守江滩八载的巡护员……他们来自不同行业，却因江豚而交织。

他们的故事，共同映射出一幅生动的长江生态修复画卷。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擘画新时代长江治理蓝图。十载光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从国家共识化为全民行动，母亲河开启了一场系统性的绿色嬗变。而长江江豚——这一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旗舰物种，其种群数量的历史性转折，成为了衡量这场生态变革最温暖、最具象的标尺。

最新监测显示，长江安庆段江豚种群数量约200头，长江安庆段已成为长江干流种群密度最高的江段。

十一年科考，数据背后的种群复苏



2025年11月30日，两艘悬挂着“长江江豚考察”标识的科考船从安庆1号码头起航，沿长江北岸逆流而上，开展为期7天的野生江豚种群及栖息地科学考察。这是安庆师范大学陈敏敏教授团队连续第11年开展长江江豚考察活动。

考察首日，科研团队在长江安庆段至望江段的多个水域观察到江豚活动。“快看，那个桥墩子下面有两头江豚……”大货轮的侧面也有一头江豚在游！”下午2时许，在望东长江大桥附近，

伴随着一名科考队员激动的呼喊，其他科考队员纷纷举起望远镜观察。当日，科研团队通过目视观测记录到34头江豚。科考船舶尾拖拽的声学记录仪持续采集着水下声音，与目视数据交叉验证，勾勒出长江安庆段江豚种群更精确的数据图景。

陈敏敏与江豚的缘分始于2008年，一篇关于江豚濒危的报道触动了她，也促使她报考了中科院水生所，在那里，她完成了硕博连读。

2014年，博士毕业的陈敏敏来到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选择安庆，源于这里在江豚保护中的特殊地位：“安庆在江豚保护方面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长江安庆段江豚的数量一直也是最多的。”

2015年12月，陈敏敏第一次参与长江安庆段江豚栖息地及数量调查，当时记录到的江豚数量约为180头（包括部分池州江段）。此后的十年间，她和团队持续对长江安庆段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及生存状况进行跟踪调查，为栖息地修复与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数据是最强有力的证据。“2015年到2025年，长江安庆段江豚的数量非常稳定，虽然偶有波动，但总体向好。”陈敏敏分享了一组数据：“2024年年底那次考察，我们光目视观测，就观测到了138头江豚。前几年，我们目视观测顶多也就120头左右。”

陈敏敏团队研究了近30年的数据，发现“江豚的核心栖息地占比在整个长江安庆段有显著增长。”

陈敏敏认为，这种向好变化并非偶然，随着“长江大保护”的正式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广泛共识。安庆不仅颁布了全国首部江豚保护类地方性法规《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还通过改善“化工锈带”、修复沿江岸线、整治港口码头、实施“十年禁渔”等一系列举措，着力破解长江生态难题。

重返长江，渔民成了“江上向导”

“今天江上没有风浪，阳光又好，方圆500米范围内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江豚也更容易被发现，因为它跃出水面时就像一个黑点，格外显眼。”11月30日，与安庆师范大学长江江豚科考队一同登上科考船的，还有几位退捕上岸的“老渔民”，刘双喜便是其中一员，他有一双“火眼金睛”。

当记者与刘双喜一同站在甲板上，东升的太阳将阳光铺洒在整个江面，记者的眼前只有滔滔江水。突然他问记者：“现在江上有江豚跳出水面，你知道在哪儿吗？”记者用目光逡巡了江面好几遍，根本找不到跳出水面的江豚。“在那两艘货轮中间，有两头豚，一直在翻，现在可看见啦？”记者定睛一看，果然有两头江豚，一头不差。

做了23年渔民，刘双喜熟知长江水道，也熟知江豚的习性：



“皖河口、莲洲小江……那里小鱼小虾多，江豚常去。”

2018年，他响应“十年禁渔”政策上岸转业。退捕上岸后的7年里，他两次重返长江，但登船不再为捕鱼，而是作为科考队的“江上向导”，用毕生经验为保护江豚出力。码头少了、排污口整治了、渔网没了、江水清了……刘双喜深切感受到如今长江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变，“江豚喜静，人多船多的地方它不太乐意去。近两年我在江边散步，在城区水域见到江豚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说明环境真的好了。”

刘双喜的转身，是万千长江渔民的缩影。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他们的角色转变，是长江休养生息最宝贵的社会力量。

十六年“追豚”，定格“微笑”瞬间

11月22日，小雪节气，江风带着一丝凛冽的气息，闫谋镇站在长江边，眼睛始终盯着水面。工作之余，他时常来这里蹲守，等待长江江豚跃出水面的瞬间。

伴随着清脆的“咚”的一声，一道银光划破江面，闫谋镇立即



举起手中的相机，按下快门的瞬间他看清了跃出水面的生物——并不是江豚，而是一条约莫半米长的鳊鱼。野生江豚的照片并不好拍，但闫谋镇仍然坚持了16年。

作为中国石化安庆分公司的一名职工，闫谋镇过去常常拍摄人物与活动。而他的“追豚”生涯始于2009年。当时，一位摄影爱好者在长江边拍到了江豚，令他心潮澎湃。

谈起第一次邂逅野生江豚，他记忆犹新：“那天走到焚烟亭附近的江堤时，心里正想着今天能否有好运，不远处水面就接连跃出了三头江豚，看样子像是在捕鱼。”可惜等他手忙脚乱地举起相机，江豚早已消失无踪。第一次拍摄，以失败告终。自此，每次出门“追豚”，闫谋镇都会提前调好相机参数。

早年间，野生江豚难得一见，有时一年也难遇一次。漫长的等待令人焦虑，闫谋镇会去安庆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从争相进食的江豚身上寻得慰藉，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我们说记录长江，有很多人觉得拍来拍去就是江水而已，其实长江里可记录的东西太多了。长江安庆段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但影像资料却不多。既然成了‘追豚者’，我就有责任为江豚留下更多的记录。”

让闫谋镇真正感受到变化是从2023年开始。“随着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政策的推进，长江生态有了明显好转。江水清了，鱼儿多了，就连过去一年难得一见的野生江豚，如今见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闫谋镇说，无论见到多少次野生江豚，他的心情都十分激动。

如今，即使工作繁忙，他仍坚持每周到江边蹲守。从皖河大桥到江心洲，数十公里的江堤，闫谋镇走了无数遍。“江豚多在郊区水域活动，焚烟亭和沙漠洲附近见到的次数最多。”

今年10月，闫谋镇的“拍豚”线路扩展到了宿松县汇口镇。“凌晨3时从安庆市区出发，5时许到达汇口镇八里江附近，第一次就拍到了野生江豚。”

十六年时光，他的镜头在等待焦虑到捕捉惊喜，记录下的不仅是江豚的回归，更是长江容颜的重焕。

一个人的江滩，八年的守望

清晨5时50分，72岁的华国保已站在宿松县汇口镇的江滩上，拨开芦苇，目光扫过江面每一处涟漪。作为江豚巡护员，他已独自坚守八年。

在长江边生活了几十年，华国保对江豚再熟悉不过——童年放牛时，和小伙伴们在江堤上玩耍，常常能看见江豚在水中翻滚嬉戏。“从汇口开往江西湖口的小轮渡，每次启航，它们就在船舷两侧游动，引得船上的孩子们兴奋地尖叫。”

成为江豚巡护员，源于一个郑重的承诺。“2018年6月，一位名叫蒋忆的女大学生找到我，希望在八里江水域成立一支公益性的江豚巡护队，并邀请我加入。”华国保认为这件事在他的能



力范围内，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八里江的江豚巡护队曾短暂的有两名队员，但后来的漫长时间里，都只有华国保一个人坚守。江豚观测点附近短短两公里的江滩，他每天要徒步往返两次。这一走，就是八年。

观察八里江水域江豚的活动情况、完成定点监测记录、沿江巡逻、发现并制止非法捕捞……华国保几乎全年无休。

没有太多报酬，华国保自掏腰包购置了一辆新能源车，以便巡护。“蒋忆在环鄱阳湖周边组建了六支江豚巡护队，所有资金均来自募捐，每个月给我们几百元钱的补贴。”华国保说，他曾经认真想过，即使补贴没有了，为了当初的承诺，他也会一直干下去。

随着长江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华国保的江豚巡护队得到了更多支持。“2022年以后，我们的补助由浙江大学一名研究水生生物的副教授牵头成立的公益组织承担，宿松县林业部门也拨付一些补助。”风吹日晒，寒来暑往。华国保不仅对江豚的习性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见证了长江生态环境的变迁。

今年5月19日，他目睹了自担任巡护员以来最为壮观的一幕：“当我拨开江滩上的芦苇，远处水面下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影子，我立刻意识到那是江豚。数量之多，出乎我的预料。”华国保回忆道，经过初步估算，当天在八里江洄水湾观察到的江豚数量超过100头。“那是我八年来见过最壮观的场景。”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笑容里满是欣慰。

从“濒危”到“复苏”，从“罕见”到“常见”，江豚归来的背后是系统、科学、法治化保护体系形成的合力。

从镜头下的记录到日复一日地守望，从科学监测到亲手护航，普通人手中的微光，汇成了江豚回家路上最暖的灯火。

陈敏敏的数据、刘双喜的转身、闫谋镇的镜头、华国保的步履——他们以十年为刻度，丈量着长江的变迁。

当微笑的江豚跃出安庆段江面，跃出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生动的注脚，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江新乐章。